

生長在枝幹上，而是從某一個葉片上陡然地突出一個花蒂來襯托它，開放的時候很短暫，從展放起一直到放盡為止而隨即凋謝了，它不在白晝而在夜裏吐放出它的美姿，它不願和一般的花簇飄逐於塵世，而甘受無情的蜂蝶或騷人墨客們的侮弄，這也許就是它不常見，不常開，而保有它那般高尚潔白的風格，無怪一般志潔清高的人們在失業官職的時候，硬把它當作不遇時一個本身的寫照了。

世間上值得人們觀賞的花，不僅是曇花一種，種類既多，名稱也極爲繁夥，因了土壤，氣候的各異和培植的好壞，其情景也就各有不同，因此往往甲地有的花而乙地則無，乙地有的甲地就會感到稀罕，這也就不能完全滿足我觀賞的願望了。

花的樣式和色彩，固然能吸引人們的欣賞，但是看慣了，看多了，又覺得平凡，倘是久聞其名而

沒有機會看見過，或偶然看見過即倏忽地消逝了，足夠使人們的回味與留戀。

「物以稀爲奇」，看不到比看到有趣味，想不到比想到有潛力，好像兩性間的戀愛，越去想越覺有味，而蘊藏着無限的歡欣與一些溫情的幻想，一旦達到了目的，又會感到不稀奇，但是失了它

，那熾烈的火焰又會高漲起來。人生就是這樣有起伏，求新是生命，好奇才不平凡，不過看花是人人愛的，而欣賞的意識却不盡相同，種花的不見得就是賞花人，而賞花的不見得就是惜花人，若是盲目地去尋花，不懂得欣賞的意識，那竊感到空泛，有時就會陷于煩惱飄浮與無寄託！

犀水隨筆（續）

——東木——

六、葛鏡橋

平越東門多幽境，以葛鏡橋爲最。橋爲石建，橫跨於兩岸千仞峭壁之上，犀江貫注其下，河床深狹，水急流清，猶如鏡潭，溯源自「三江口」，形勢險峻。橋飛江面凡百尺，如長虹映流，工程艱鉅。黔人葛鏡氏傾資營之，所以利行旅也。

據鄉老傳言：「葛鏡氏數度建橋，皆因水勢流湍，冲毀橋圯，難能奏效。乃默祝於天，以期必成。於是，屢敗屢建，其志不挫。一日，有老人挑豆腐一筐，路經其地，見葛鏡氏功虧一簣，乃曰：「此千年功德，至易助爾。」，因傾其豆腐於江中，竟一化而爲石基，回顧老人，踪跡渺然。葛鏡始知神助，乃晝夜興工，